

西南邊疆

論 文

再論夷漢同源

張延休

西康丹巴調查

莊學本

雲南三大名花

秦仁昌

芒市擺夷的漢化程度

趙晚屏

諸葛亮與雲南西部邊民

江應樑

海南島苗人的來源

王興瑞

行 記

自騰衝去緬甸

李生莊

書報介紹

袁 著

再論夷漢同源

張 廷 休

夷漢同源一文本寄西南月刊，嗣他處索稿，亦以此塞責，刻補充一部分材料以寄老友。

近來很多人研究西南的苗夷問題，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但有不免陷於根本錯誤之處，就是將苗夷認為是漢族以外的民族。本文的目的，就是糾正這一個錯誤，並且說明夷漢是一家，根本是同源的民族。

現在我們應說明的，漢族的漢，祇是一個朝代的稱號，不是一個種族的名稱。現在中華民族自稱為漢族，其原因完全是政治的和習慣的。研究中國歷史的都知道漢朝以前的商、殷、周、秦和漢朝以後的唐、宋，當初皆是地方封國的名字，到了這些封國統一了中國，就變成了朝代的稱號，再進一步就以這些稱號做中華民族的代名詞。因為漢朝統治的區域較廣，經歷的時間較長，漢土漢人的稱謂一直沿用不廢，中世紀的法顯，玄奘等高僧紀行書中，皆稱中國為漢土，我們現在亦自稱為漢族。這樣說來漢族就是中華民族的代名詞，構成這個民族的分子，從歷史上追溯起來，真是複雜到了極點。今此謂苗夷等人，自然是構成整個漢民族的極重要的分子，他們與漢族的關係最為密切，溯其源流可說是同一的民族。現在我們可以根據語言、傳說、歷史、證實各方面的事實來証明此說。

一、夷漢語言的同源

今日散處於西南各省的夷民，名目雖繁多，然根據他們的語言可分為三大語羣：一、藏緬語羣；二、苗僑語羣；三、擇人語羣。這三種的語羣和漢語一樣有兩

種特徵：一是「單音節語」；二是大都有「聲調」。故英人戴維斯 (Davies) 把漢語、藏緬語、猛吉護語 (包括苗語)、譯人語歸為一類，給他一個總名為中國語系 (Sinitic language) 他並詳論中國語系中各羣的關係和遞變 (見 Davies, Yunnan, 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the Yangtze,)。現在限於篇幅，不能詳細敘述，僅錄戴氏所舉「六」字為例，來說夷漢語羣是出於同源的。

K'auk, 「六」 (緬文)

Ghlok, 「六」 (貴州仲家)

K'o (野尼西番)	Ruk (緬甸喀卡欽)	Ch'auk (緬甸語)	Ch'ro (普魯米西番)
K'u (羅羅)	Lok (緬甸西因欽)		D'rug (藏文讀音)
Hu (羅羅另一方言)	Lok (東京擺夷)	Sot 或 Sou (緬甸卡倫)	Dro (古宗)
Hok (擺夷)	Liu 或 Lu (漢語)		T ^u (藏語)

觀上表所列漢語「六」字與西南苗夷及印度支那各族語言的關係我們不能否認漢族與苗夷不是同源的民族。

又在一九三七年商務印書館所出的英文中國年鑑有李芳桂氏的 Language and Dialects 一文，亦以漢語與夷語歸入同一系統而名之曰印度支那語系。謂本系包括中國本部，西藏、新疆、遠及安南、暹羅、緬甸等處。最著的特點是「單音節語」。除一部分的藏語，其餘都有「聲調」。本系又可分為五個語羣：

(一) 漢語羣——聲調有四種到七種。有些地方有一P, 一t, 一K, 等收尾。分佈於中國全部，文字統一。

(二) 譯語羣——有平上去入四聲，每聲又因清濁關係，各分為二，成八聲。有一P, 一t, 一K, 等收尾。韻母元音有長短的分別。有些地方如廣西的武鳴，隆安等處還有複輔音如 Pl, Kl 等存留。形容詞置名詞之後。指數詞單數在後，複數在前。分佈於廣西、貴州、雲南及海南島等處。只有幾處有文字。

(三) 藏緬語羣——調數很少。有前置詞。句法：主詞、賓詞都在動詞之前。分佈區域為西藏、四川、雲南等處。多數有文字。

(四) 苗語羣——不分聲調。句法和譯語相似。文字多採用漢文。

(五) 奧亞語羣——單音節，沒有聲調。有前置詞。有bl, kr, lun, hn 等接輔音。分佈雲南西邊。沒有文字。

李氏的印度支那語系，就是戴氏的中國語系 (Sinitic Language)，二者不同之點，李氏僅把戴氏的猛吉箴語羣又分爲苗係與奧亞二羣，實則李氏把猛吉箴語羣分改爲二，亦無充分的材料証明其說而能使人信服。反不如戴氏的把苗係歸入猛吉箴語羣，可令人驚奇他的新發現。

無論戴李二氏的分類如何，他們都是承認漢語與西南的夷語及在越南暹羅緬甸各族語言是屬於同系的。或可換句話說是同源的。戴氏是英國一軍官，因爲探勘滇緬鐵路的路線，在中國西南旅行數年，在旅途中以餘暇的時間隨便記錄苗夷的語言；歸後作一個簡畧的研究已有如此驚人的成績。現在如能有許多語言學家去徹底研究苗夷的語言，則將來一定能得更多的新發現，可以證明夷漢的語言是同源的。

二、神話與傳說的同源

中國史書所記載的與夷民至今日傳的神話與傳說中，很多的說夷漢是同一祖先傳下來的。茲畧舉數例如下：

(一) 後漢書南蠻傳載，高辛氏以女妻禹，子孫滋蔓，是爲後世南方蠻夷之祖。高辛氏卽五帝中之帝嚳，爲黃帝之後。關於禹有些人說就是漢族，後世盛傳的盤古氏。

(二) 貴州的苗人，在他們的傳說中至今尚保存着洪水故事。他們口頭相傳洪水初退，世上祇剩有兄妹二人，兄名叫做Bu-i，妹叫Ku-eh後來兄妹二人不得已結了婚，生下子女，又互爲婚姻，蕃殖人類。他們二人成了人類的始祖。按英人Clark的研究Bu-i就是中國古代伏羲，Ku-eh就是女媧。亦都是漢族的祖先。(見Clark Among the Tribes in South-West China)。

(三) 有一位四川夷族(即大凉山羅羅族)的朋友告訴我在夷族的洪水的故事裏亦有苗夷漢同源的傳說。其大意謂：當洪水氾濫的時候，整個世界盡成了滔天的澤國，世界上的人類全都淹死，祇剩了一個人名叫覺程子第三。因爲他爲人

好善，在洪水之前，受神仙指點，教他做好一隻木箱，放在高山頂上，躲進箱裏，所以沒有被水淹死。後來他娶了天上的阿天公主三個女兒做妻子。生了三個兒子，但是這三個兒子生下來都是啞巴。覺程子第三就去請教何阿天公主。他教覺程子砍取三根竹子放在火上去燒，竹之爆裂發聲，啞巴兒子就會說話了。覺程子聽了他的就去照做。先燒一根竹子爆了，一個孩子隨着開口會說半漢半夷的話，這便是苗族的祖先；再燒一根竹子，一個孩子忽叫「阿媽」一聲這便是夷人的始祖；又燒一根竹子，一個孩子高叫「阿呀」一聲，這便是漢人的始祖。這種傳說在今日夷族是很普遍的，且他們深信夷漢是同源的，漢人常因夷族文化稍為低落，不肯承認此說或諱而不言。又有許多外國旅行者，憑走馬看花所得材料或別具用心的外國教士，故意宣傳夷漢不是一家以逞其排擠離間的陰謀。還有一部份的中國人，看了外國人的書，奉為金科玉律，亦喊着夷漢不是一家，這種人真是可恨又可憐。

(四)在雲南的西南極邊。有一種夷民叫做卡瓦。他們的文化在西南夷族中可說是最為落後。至今尚保存着砍人頭祭穀神的風俗，有幾處的卡瓦男女常常裸體，僅以一塊布以蔽下體。這種夷人可說與漢人接觸很少，然在他們的故事中，亦保存着卡瓦漢人是同源的傳說。在卡瓦的「人類起源」的故事中，開始一段說：有一個大葫蘆裂開，跑出來六十個人，每個人代表一個氏族的祖先。其中有五個氏族是卡倫（在今緬甸）；兩個是Paung（或是傣族）；五個是擺夷；六個是漢人；十個是連（子或稱民家）；有兩個氏族是非漢非譯（即擺夷）的一種人；卡瓦最多有十三個氏族，其餘的現在就不清楚了。（見Scott gazetteer of Upper Burma and the Shan States, Part II, Vol. II, P. 171,）

(五)楊慎所輯的南詔野史中，有一段關於夷漢同源的重要記載云：自古記：西天竺，摩竭國阿育王驤首低娶貝蒙胡為妻，生低蒙直。舊生九子：長子蒙苴州羅十六國之祖，次子蒙苴廉吐蕃之祖，三子蒙苴諾漢人之祖，四子蒙苴剛東蠻之祖，五子蒙苴篤生十二子，七聖五賢，蒙民之祖，六子蒙苴託獅子國之祖；七子蒙苴林，交趾國之祖；八子蒙苴頤，白子國仁果之祖；九子蒙苴闕，白夷

之祖。在這傳說之中，關於「西天天竺摩竭國阿育王」的一段，據法人希伯和說：爲佛教輸入印度支那及中國後，外來傳說融入原來的傳說的。剔除前者則此爲夷漢同源最重要的傳說。其範圍的廣大，幾包括上述的印度支那語系各族的人民在內。語言與傳說的範圍適合，這不能視爲偶然的湊巧，只能說是夷漢同源的又一證據。

上述的例子甚多，因手頭無多書，祇能僅就記憶所及畧舉數例而已。至於說神話與傳說的材料不可靠，不能視爲信史。然我們須知中國歷史祇有四千年，自北京人時代到現在已有百萬年之久，在長時間的史前時代我們所知極少，現在視作爲神話與傳說的史料或是史前的信史，亦未可知。

三、夷漢在體質上的相同

作者不是研究人類學的，對此無專門學識，關於夷漢的體質問題，祇能憑個人的觀察及借他人的研究結果來說一說。我是貴州人與苗夷接觸的機會很多。今日苗夷的男子大都穿漢服能說漢話，他們與漢人雜處，在體質上殊不易辨別是夷是漢，除非他們自己說夷語的時候，我們才能知道他們是夷人。苗夷的婦女，因爲她們現在還穿着夷服，所以容易認識，如她們改了漢裝，也就不易區別，在清涼的時候，漢人的婦女多纏足，故夷婦雖改漢裝還可識別，因此有一部份的夷婦，既改漢裝又纏足，簡直是無從分別，你若去問她們是夷是漢，她們一定回答你說：「我們是漢教，不是夷教，我們的老祖宗是江西搬來的。」故由我個人的經驗來說從普通觀察夷漢的體質實在是相同的。

日人鳥居龍藏在前清末年青至中國西南各省調查苗族，他曾研究苗人與仲家的體質。他的結論是說：苗族之體質，頭髮，爲黑色直毛，不見他種頭髮，皮膚呈黃色帶赤。眼似蒙古人，虹彩爲暗黑色。面圓或稍現方形，額骨凸起，且下顎張開。鼻樑稍凹，鼻頭畧圓，鼻低之輪廓稍傾斜，與漢族之鼻相似。又苗族的頭形指數爲81.5，身長爲150公分，屬於中短身材之列。依據上述諸性質判斷之，苗族屬於蒙古種殆無疑義。且具有南亞細亞蒙古人種之特徵，即其皮膚黃色帶赤及其面部均足證明之。苗苗族比較類似於安南附近之民族次，則類似於暹羅緬

甸等民族。可歸類入印度支那族的系統。（見鳥居龍藏苗族調查報告）鳥居氏研究苗族體質的結果，對於我們上面所述語言的神話的結論即所謂印度支那語系的人民都是同源的，又可多一證據。

在最近中山大學民族學教授楊成志先生曾對我說，苗夷黎俚等人，依他研究多年的結果，也未曾發見甚麼和漢人不同的特點，若有差異，只是政治的或教育的而不是種族的。

四，夷漢的混合

夷漢當初是一個同一的民族，住在同一的區域之中（往後受自然或人為的環境壓迫，乃向四處遷移。到了距離隔遠了，時間過久了，同一的民族分散在不同的環境中，乃漸生差異而自成風氣，遂有某支某派的分別，生出苗夷漢各種不同的名稱。再過很久的時間，已分支派的夷漢又發生接觸而互相混合，夷變為漢或漢變為夷，這種事實，史不絕書。現在的江南兩湖人，實為千年前吳越荆蠻人的子孫，又今之粵人，誰敢保證他說無古代黎獯的血統。這種夷變為漢的史實當為稍讀中國歷史者所共知。至於漢變為夷或知者較少，現述數例如下：

（一）史記西南夷列傳稱：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畧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因以其衆王滇，變張從其俗以長之。根據「變服從其俗」一點，楚人的後裔變成今日的苗夷的一定很多。

（二）據貴州通志所載，貴州的宋家苗與蔡家苗亦都是中原人遷移來的。志稱宋家在貴陽，本中國之裔。春秋時，宋為楚子所滅，俘其民而放之南徂，遂流為夷，即宋宜慰之祖也。蔡家即蔡人，亦為楚子所俘。在貴筑，修文，清平，清鎮，威寧，大定，府平越州皆有之。

（三）清代有一江蘇江陰人名陳鼎者，因其叔服官雲南，鼎遂與滇東龍姓土司女結婚。這位龍土司嫁女的典禮，一秉古代諸侯嫁女的儀節。陳鼎曾作滇黔土司婚禮記，詳記其事。在他的記中，開頭即說：「滇之東，土司稱文物者以龍氏為最。蓋其先於周漢土諸姬也；其族通漢書漢語者十九，而一秉周禮，闢然風雅，駸駸乎禮樂之鄉」。由這段記載，我們可說今日雲南東部的龍姓滇東人，原來是

漢上諸姬的後裔，因為他們久居夷中，有一部份已被夷化，實際血統上都是漢人的子孫。

(四) 在今四川貴州雲南三省的羅羅，又名爲蠻人，這蠻人名稱的由來，是因為在隋唐時候統治羅羅者的爨氏而得名。爨氏亦是漢人之沒於蠻者，久而夷化，因是統治者，遂以其姓氏爲蠻夷的名稱，如蠻人或爨蠻等等，然考其先世，據爨龍顏碑（即大爨碑）稱：「其先世則少昊顓頊之元胃，炎帝祝融之眇胤也。清源流而不滯，深根固而不傾。夏后之賡，敷陳五教，勳隆九土，純化洽于千載，仁功播於萬祀。故乃耀輝西岳，炳靈郢楚。于文銘忠於春秋，班朗詔蹤於季業。陽九運否，蟬蛻河東，逍遙中原。班彪刪定漢記，班固修述道訓。爰暨漢末，葉邑於爨因氏族焉。姻姬媾於公族，振纓蒞乎王室。迺祖蒞南夷，河南尹，位躋九列，舒翮中朝，遷連庸蜀，流薄南入。又蠻蠻分爲東蠻西蠻，上述的爲東蠻。至於西蠻據新唐書稱其先爲安邑人。所以今日的羅羅族中，已混合許多漢人的血統在內。

(五) 在元宋時代統治雲南的大理段氏，有的人說他的種族是擺夷，然其子孫在今日多已成爲民家。考其先世既非擺夷，又非民家，亦爲漢人而夷化者。據檀萃所著段氏世家稱：「思平者其先武威姑臧人。漢太尉段熲之後，本出郡共叔遂以爲氏。西漢段會宗以天水上邽人爲西域都護，顯蓋其從曾孫以平光功封新豐侯，官至太尉，二人前後書俱有傳。段氏世居西塞，子孫散處或仕中國，或入蠻陬。段榮段詔顯於高齊，段志元爲唐佐命，其後段文昌遂相穆宗，皆武威姑臧之段也。姑臧且爲西藏，西藏今與雲南接壤，雲南段氏由姑臧而來，故段氏世爲西邊羣望。思平之先有段儉魏者爲蒙氏清平官賜名國忠，六傳而至思平，則當是中國五季時也。民家之中除段氏而外，餘如董楊趙李諸大姓亦多自認爲漢人之後。故今日之民家語據戴維斯之分析，有百分之四十二爲漢語，在不久的將來，民家常可完全漢化。

上述夷漢混合的例子很多，不勝枚舉。今之貴州人無論是苗夷漢，多說他們的祖先自從江西遷來，在雲南的夷漢亦都以爲他們是南京移民的子孫，這話雖未

必完全可靠，然我們亦無法可以否認。總之夷漢二者最初是出於同源，既分之後，又互相混合，夷漢是一家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看了上述的論據，而說西南的苗夷族並不是漢族以外的另一民族，大概可無疑義了。現在因為抗戰的關係，迫使許多學者來到苗夷聚集的西南各省，大家都留心這個問題，我想這是苗夷人民復姓歸宗的最好時候了。但我仍然不免有許多憂慮，就是看見許多研究此類問題的文字，常喜濫用「民族」二字，什麼苗僑民族，擺夷民族，甚至最近有一部份人好立新名正在提倡研究什麼雲南民族，中華民族是一個，現在的雲南人無論夷漢都是中華民族的一部份，決沒有什麼雲南民族。如若拿這個新名詞去問雲南人，他一定不知道什麼叫做雲南民族，而且以為你是侮辱他，有意說他不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了。如此濫用「民族」二字，隨便說夷漢是兩個民族，中華民族之中又分什麼雲南民族，這不但忽視了歷史，而且在目下對於抗戰的影響實在太壞了。聽說現在日寇正在勾結暹羅，宣傳漢桂為擇族故居而鼓動其收復失地。我們再正叫着雲南民族，這是在替敵人做宣傳工作了。此外還有一點，我們亦須注意的。就是近來有人對於西南苗夷的實際情形，尚有沒認識清楚就大做其文章，而且引經據典的說要向邊地人民闡明「中華民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要旨，並且要採用蘇聯的民族政策對待邊民。我認為這兩個辦法至少對於西南的苗夷是不適用的。因為苗夷既不是中華民族之外另一民族，亦沒有處於不平等的地位。我姑舉一事以說明此點。在我國近代史上，夷族傑出的人才如岑春煊龍濟光等在中國政治上佔極重要的地位，沒有因為他們是夷族而受到任何限制，其他更不必說了。或有人以為現在西南邊地尚有土司制度存在，顯然是夷漢待遇不平等的事實。據曾到過邊地去旅行的人說。土司地的統治者漢夷皆有，其人民有夷亦有漢。漢人住在土司地方，須受土司的管轄，與夷民無分軒輊。這種土司制度至今尚能存在的理由，因有其特殊的環境使然，決不是留此封建制度以制夷民的。如土司，自請改流，政府是無有不照准的。至於邊地夷民文化落後，生活寒苦，此乃我國邊疆的一般的情形。邊徼漢人的處境亦並不較優於夷民。

至於說要採用蘇聯的民族政策來對待西南的苗夷，這真是太不明瞭苗夷的實際情形了。今散處在西南各省的苗夷，除他們保存一部份自己的語言及夷婦的服式外，其餘生活方法都與漢人一樣，又因為他們大都已多能說漢話，有時簡直不能分別他們是夷漢。加之苗夷散居各地，互相雜處，找不到一個某種夷人的地理單位。蘇聯的民族政策：凡軍事、外交、國家行政及國民經濟，必須統一於中央；而關於語言、文字、藝術、文學，以及教育文化上的設施，則委權各族自行處理予以高度發展個性的機會，務使充分發現本族文化的特徵。如用這種政策來施之於夷苗，而以每一個名稱不同的夷族為一單位，則雲南夷民就有一百四十一種，貴州有八十餘種，如何去執行這種政策，且難免不為若干野心家利用這口號去破壞現在的行政系統而逞其陰謀。所以我在此特別提出「苗夷一律平等」「蘇聯民族政策」這兩個口號，這是無中生有欺欺人之言，切不可再妄事宣傳了。

最後作者須聲明的，上面所說的話並不是反對學者們去研究苗夷問題；我並且對於近年來國內的民族學者不辭勞苦，不避危險去到邊陲荒徼，在深山窮谷中，腳踏實地研究苗夷的精神十分欽佩。但是我希望對此問題有研究的人，多發表一篇關於團結民族精神，使邊民貫徹中華民族意識的文章。以後關於苗夷文字慎重使用「民族」二字，夷漢是一族，絕對不能看作兩個民族，如再任意的傳播似是而非的議論，將為敵人利用而自召分裂，對於國家民族的前途有莫大的危險，這是我們應該大家注意的。

西康丹巴調查

莊學本

一、總論

丹巴由丹東，（革什咱屬丹東土司）巴底，巴旺，三土司，及絨密二十四村，（前明正土司地）與章谷屯，組合而成。

全境有大金川，小金川，丹東河，牦牛河，大渡河，等五大幹流。及貓耳朶山，（又作墨爾多山）大砲山，黨嶺山，等三個主峯。境內河流縱橫，山脈複雜，乃形成陡峻而狹小的峽谷。縣治在五河匯流，萬山攢集的中心；高七四五英尺，（英人白教士測）當東經一〇一度五十分四秒，北緯三〇度五二分五五秒，（譚壽田李廣揚測）氣候溫暖，雨量適宜。

面積約共五九〇〇方里。人口共四三二七戶。

第一區 二二〇戶， 第二區 三三五戶， 第三區 四五九戶，

第四區 一一七一戶， 第五區 一二七二戶， 第六區 八七〇戶，

平均人口密度每方里不足一戶，反之每戶占地一、三六〇方里強。人民十分之八依農爲業。

物產以森林、藥材、農產、雲母礦，爲最有希望；但交通閉塞，將成爲經濟開發的最大障礙。

民族雖複雜，而秉性馴善，且聰明活潑，其文化程度較番人爲稍高；但土司制度尚未徹底廢除，亦不免爲政治設施的一層障礙。

丹巴目前因經二十四年兵燹之後，（紅軍竄擾）經濟人口均蒙重大損害，故

地方原氣須待充分培養，方能漸次恢復。（附丹巴縣圖）

二、經濟

（一）農業——全縣農地熟田六六四五一畝，農戶三五七〇戶，農民一〇六二〇人。

農產總額： 小麥 九六二九石 青稞 三二五三石
 玉麥 二〇七二〇石 蕎子胡豆等雜糧不計

農產副產以果子為大宗，雖不如大金川上游綏靖，崇化，的著名，但是產量也很可觀：

藥子 三六〇六七斤 每斤價二分
 核桃 四四八六〇斤 每斤價一分
 石榴 五四〇〇斤 每斤價二分
 桃子 一一四四二斤 每斤價五分
 杏子 一二〇〇斤 每斤價五分

農地分河谷與山坡兩種，河谷之地氣候溫暖，土壤深厚，年產兩季。山坡之地，地勢高，霜期早，而土壤又薄，年產祇一季。

本縣農田多屬差地，而為公有性質，祇可押當，不能賣買。土地的分配，河谷之地每戶一份，山坡之地倍之，其負的差徭則相等；平均每一農戶得耕地一八、六〇畝強。

耕種情況與西康一般同，惟女子操作尤苦。

農戶每年烏拉差的負擔數：（附表於下）

二十四村	八九五戶	牛差	二〇〇頭	馬差	六〇匹
巴 旺	四九〇戶	全	四九頭	全	二〇匹
巴 底	六七八戶	全	六七頭	全	三〇匹
丹 東	三〇九戶	全	六〇〇頭	全	六〇匹
革 什 咱	四八四戶	全	九六頭	全	六〇匹
上宅壩	一一三戶	全	二二頭	全	八匹

下宅壩 二七七戶 全 五四頭 全 一二四

共 計 三二八六戶(除漢農)牛頭一、八八頭 馬差 二五〇匹

(二)工業——小規模的手工業在本縣很發達，據縣政府最近統計：

工業種類	工人數	出品總數
婦女首飾	二〇人	六〇〇件
宗教用品	一五人	一〇〇件
農作器具	五〇人	三〇〇〇件
木 器	三〇人	未 詳

其中工人除少數打首飾的銀匠，造房屋的木匠，打農具的鐵匠是外來的漢人而外；本縣工業當濫觴於巴底，巴底因為河谷狹小，農田不够分配，所以人民多習工藝以作副業。巴底工人以堆亂石為牆的泥水匠為最著名，其他輪匠，塑匠，鑄佛像，銅匠，用樹皮造紙的造紙匠，成績都很楚楚可觀，雖然他們並不想向外發展，但是他們的作品在西康工業上自有相當的地位。

全縣最普遍的工業為織毯子和麻布，出品全供給自己的服用。

工人的待遇多數以出品論價，受雇的很少，普通工資減洋一元，（合大洋五角左右）飲食亦由雇主供給。

(三)商業——商貨的出入祇靠本地，過境的商品很少，所以商務並不見活躍，尤以兵燹之後，人民的生產力和購買力都很薄弱，街上的商舖又多燬於火，故商業極形蕭條。主要的貨物輸入的以布匹、雜貨、茶葉、為大宗。輸出的以糧食、藥材、為大宗。計：

輸入品類：

輸出品類

布	四八〇〇疋每疋價三元五角	小 麥	缺
雜貨	缺	玉 麥	缺
茶葉	缺	青 稞	缺
		麝 香	六〇〇個每個八元
		虫 草	二八〇斤每斤四元

貝	母	一〇〇〇斤	每斤三元
花	椒	二五〇〇斤	每斤三角
光	靛	一〇〇〇〇斤	每斤二角
大	黃	五〇〇〇〇斤	每斤一角
丹	皮	一〇〇〇斤	每斤二角
杏	仁	二〇〇斤	每斤三角
麻	黃	二〇〇〇斤	每斤三分
赤	芍	一〇〇〇斤	每斤四分

商場在丹巴城內，及懋功的新街子。糧食則有少數運往道孚或泰寧，比較稍遠而大宗貨物的吐納口，即康定與瀘縣。交易的方式：多用糧食或藥材，直接換取其需要的布疋或雜貨茶葉。少有用貨幣做媒介，通行的貨幣為藏洋，現在的市價每藏洋兌換法幣四角四分八厘。

城中商舖多屬川商，資本很小，其中較大的：

福源長	資本五〇〇〇元	川商
大中純	資本二〇〇〇元	川商
洪太號	資本二〇〇〇元	川商
泉興號	資本一五〇〇元	川商

且多數商人係小販性質，拿商品上岩去和土人直接交易。

(四) 礦產——礦以雲母為最著，境內如革什哇、巴旺、中路、約咱等地隨處皆有。且據土人傳說：貓耳梁山的嶺上，昔產二三方尺的大雲母，鄉人採之以作笠帽云。

現在已經開採而成績較著的礦場，在約咱村背後，日波渣科兩山間的嶺脊上，礦脈由東南作二十度之傾斜走向西北，寬一〇〇公尺，長一一四〇公尺，面積一一四〇公畝，雲母斜生於岩石中，成份為十分之九。採法用炸藥爆裂，現在開採的已有一〇〇公畝，最大的礦石一、五方寸，現有工人三十二人，每日採礦五公斤。

金礦在赫巴溝鐵，銅爐房也曾發現，但因採挖成績不佳而停。

(五) 牧業——在本縣較可稱述的牧場，祇有與綽斯甲毗鄰的丹東牛廠，其他地方牧畜已降為農家的副業。其牧業不發達的理由：為限於地勢，氣候溫暖，農業發達，所以能放牧的草原都已墾為農田。

附丹東牛廠調查

牧 人 數	一五〇戶	
牧地面積	四五〇方里	
畜 數	牛八〇〇頭	價值每頭三二元
	馬 五〇匹	價值每匹五〇元
	羊五二〇隻	價值每隻 四元
	騾 六匹	價值每匹六〇元
畜 產	牛乳 五八〇斤	
	酥油一七〇〇斤	
	毛皮 六八張	
生 死	生牛 一九〇頭	死及宰 六八頭
	馬 一七匹	死 二匹
	羊 一五〇隻	死及宰 三五隻
	騾 〇匹	

平均每戶牧人占地三方里，有資產牛五頭強，羊三隻強。

上表畜數雖有漏報，但本縣牧業顯已沒落。

(六) 森林——越大砲山梁子進入丹巴境內，首先入目的就是蒼翠的森林。森林在丹巴分佈的區域很廣，其種類主要的：闊葉樹有青杠、白楊、樺木。針葉樹有松、杉、柏。分佈如下：

第一區 林地	五四〇畝	株數 六二八〇〇株
第二區	六一五六〇畝	七三八七二〇株
第三區	二八三五〇畝	三四〇二〇〇株

第四區	八六四畝	一〇三六八〇〇株
第五區	九六〇八畝	一一〇六六〇〇株
第六區	六四八〇〇畝	六七七六〇〇〇株
共 計	一六五七二二畝	一九七七一四〇〇株

森林密度平均每畝一一九株強，比較以第二區的牦牛河谷，和第六區的革什咱河谷，最茂密，繁殖的面積亦最廣。普通樹幹的對徑在一英尺左右，最大的有二三英尺。

丹巴的森林祇供當地少數居民的取用，故採伐很少，往外運輸因道路狹小，河流湍急，交通的阻梗，遂使丹巴的森林還保持原始的狀態。

(七) 藥材產量：

	採挖期	採挖方法	產 量	價 值	產 銷 地
貝母	夏秋	挖取	一〇〇〇斤	每斤三元	康定及灌縣
虫草	初夏	全	二八〇斤	每斤四元	全
大黃	秋季	全	五〇〇〇〇斤	每斤一角	全
丹皮	春夏	全	一〇〇〇斤	每斤二角	全
羌活	四季	全	一〇〇〇〇斤	每斤二角	全
麻黃	冬季	全	二〇〇〇斤	每斤三分	全
赤芍	四季	全	一〇〇〇〇斤	每斤四分	全
杏仁	秋季	割取	二〇〇斤	每斤三角	全

本縣的藥材如高山上的虫草、貝母、坡地上的大黃、羌活，產量都很鉅。人民多以挖藥為農閒時的副業。

(八) 獵業——因為森林面積廣闊叢密，所以寄生的禽獸很多。本縣有專業或副業的獵戶一二百戶，他們以綁索子，或設陷阱，來捕捉野牲。其產量：

	狩獵時期	狩獵方法	產 量	價 值	用途	產銷地
豹	冬季	設 阱	一〇頭	每頭， 三〇元	皮用	康定及灌縣
鹿	春夏	槍 擊	一〇頭	每頭三〇至三〇〇元	藥用	全

麝	四季	綁索子	一〇〇〇隻	每隻五至一五元	药用	全
狐	冬季	綁索子及設阱	四〇隻	每隻六至八元	皮用	全
熊	冬季	槍	二〇頭	每頭一〇元	皮用及食用	全
黃猴	秋季	設	阱	五〇頭	每頭不	定玩用全

禽類以鸚鵡爲本縣大宗的特產，羊馬，馬耳，梭波，東谷，革什咱等一帶，年產約一千羽。捕捉時期在仲夏，雛鳥方出卵時，捕捉方法極爲危險；因鸚鵡的窠巢都在懸岩或枯樹上，所以採取雛鳥必須攀登懸岩或爬升枯樹，偶一失足就有粉身碎骨之憂。雛鳥每羽約值藏洋二三元。

(九) 交通——全縣爲一山區，巉岩峻壁，四週皆有高山環繞，故交通極感困難。現大道有三：

一、西行溯牦牛河谷而上，經東谷，牦牛，越大砲山而至康定。全長四六五里，按站須走五日，爲丹巴入省的唯一要道。

二、東行過大渡河，溯小金川，經新店子而至懋功，全長一九〇里，最快須走二天，爲入川的唯一大道。

三、北行溯大金川，經巴旺、巴底，而至崇化。全長二百三十里，須時三日，爲至大金上游綏崇一帶的孔道。

以上三條交通線都通牲口，每輛牲口的載重一二〇至一四〇斤。但路在河邊，夏天水漲後，交通時常發生阻礙。

其他由丹東越黨嶺入道孚，是一條沒有人煙的僻路，也能通牲口。又沿大渡河至瓦斯溝，入川康大道；及進牦牛的溫水塘溝，翻格達梁子至泰寧；這兩線沿路都是傾斜四十五度以上的岩壁，爲祇能單身行走的鳥道。（交通路線詳前附圖一）

河上交通因爲水流湍急，上下不能行舟，現在較寬的河面沒有修橋的如大金川大渡河（大渡河索橋經二十四年戰後被毀現尚未修竣）臨時用皮船作橫渡。皮船以生牦皮作外殼，柳條爲骨幹，篾狀，載重量約五百斤。

郵電交通，全縣祇有一個郵政代辦所，郵班丹巴至康定六天一班，丹巴至懋